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

西班牙共产党(马列)机关报发表评论文章

中国教育革命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保证

【本刊讯】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工人先锋报》二月份一期登载帕伦西亚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人民中国教育制度的革命是无产阶级路线战胜叛徒刘少奇的辉煌胜利》，全文如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两条路线(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叛徒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进行激烈斗争只不过是各种领域中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在教育领域中，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特别激烈和顽强，因为那些具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意识的分子抗拒让位给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分子。

教育制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是重大的。未来的技术、科学和其他干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呢还是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

敌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制度。

在这场使教育制度消除刘少奇的反革命影响的艰巨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最新指示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包括教育，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具体来说，上海机械工程学院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特别长期和艰巨。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是一个帮助和决定性武器。

毛泽东同志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毛泽东同志另一次还说过，“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指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教

育机构不掌握在反动分子手中，而成为培养革命者、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的场所，重要的上海机床厂的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按照这些指示，把技术学校和科学大学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最优秀的工人和技术员送去学习并参加教学工作。他们克服了空洞理论和脱离实际的现象，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领域中的这一伟大胜利给予以叛徒刘少奇为首的一伙人以沉重的打击，是对防止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贡献。这还将保证新一代的革命者成为老一辈的革命者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同时这将防止青年一代和干部资产阶级化，像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胜利前进的一个保证。

巴基斯坦《试金石》周刊发表文章说

中巴友谊是互利和无私的

【本刊讯】巴基斯坦《试金石》周刊在最近一期中发表文章，热烈欢呼中巴友谊的重大意义，摘要如下：

中巴友谊是巴基斯坦独立和安全的保障，不仅如此，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亚非人民的独立运动也有很大的好处。

对于挫败美帝破坏印巴次大陆和整个亚非的和平的活动，两国的友谊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印度扩张主义者是巴基斯坦独立和安全的敌人。他们在高速度地生产和积累武器。美帝正在尽其所能，给他们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方面，俄国人决不落后于美国，俄国也在给印度军事和经济援助。

印度的军事准备和强大的海军舰队对巴基斯坦的独立与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我们不相信印度不会入侵我国。

我们十分清楚，统治印度的是得到美帝和苏俄支持的垄断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她随时都可能入侵巴基斯坦。因此，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安全要求巴基斯坦加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尽快建成两国边界间的公路，以便恢复这条线路上的交通。

有某些人，在同中国友好的幌子下，正在散播反对中国的毒素。所有这类人都日夜忙于鼓动人们反对中国。但是，巴基斯坦人民，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是中国最忠实的朋友。

中巴友谊是无私的，建立在互利基础上。追随美帝破坏中巴友谊的印度扩张主义者或者巴基斯坦反动分子的一切企图都必然要失败，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的一切阴谋撞在中巴友谊的铜墙铁壁上，都只能遭受惨败。

印官方发言人攻击我援巴修建公路

扬言除对我“抗议”外还正考虑“采取什么行动”

【印新德里二十一日电】一名官方发言人今天在新德里对记者说，在中国帮助下巴基斯坦正在修建的从克什米尔北部的莫孔通往克什米尔一新疆边界上的红其拉甫山口的公路是军事上的一个针对印度的不祥的行动，是违反塔什干宣言和亲善及友好的讲话的。

他说，这条公路带给中国的好处将比带给巴基斯坦的好处大得多。

他说，“我们正在考虑除了提出抗议照会以外，还宜于或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他说，看来中国正设法利用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野心来加强它自己的地位。

他说，在巴占克什米

尔内的七十英里的公路将使中国能够把军队从西藏和拉达克前线调往吉尔吉特，直接切断一千英里到两千英里的地方。

他说，政府得到的情报说，在中国新疆内的一百一十八英里的公路已经完工或者几乎完工。

发言人表示使人惊讶的是，巴基斯坦竟允许这样快而近地进入巴占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他说，“这是一条军事公路，它肯定有利于中国。”

荷兰外交大臣伦斯透露

苏修西伯利亚铁路停止客运以加紧运兵

【合众国际社海牙二十六日电】

荷兰外交大臣伦斯昨天说，俄国人在同共产党中国的边境上现在有着四十个装备精良的满员师。

伦斯在参议院关于他的部的预算的一次辩论中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争执“更加危险”。

关于中苏边境上的紧张局势，伦斯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已经停止老百姓的来往，使人有理由推想，这条铁路现正被用来增强俄国在东方的防御。他又说，“六年前，俄国在沿中苏边境地区只有若干装备很不足的不满员的师。”

在菲律宾活动的苏修官员

无耻乞求美帝“调解”中苏边界问题

【美联社马尼拉二十五日电】正在访问的一位俄国官员今天在这里表示，希望美国会帮助俄国和共产党中国解决它们的边界问题。

伊万诺夫说，美国可在同中国人在诸如华沙这样一些地方举行的秘密会谈中施加影响来帮助这两个共产党邻国找到一些“和平、积极的”解决办法。

伊万诺夫是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副主席，他是在马尼拉海外新闻俱乐部讲这番话的。伊万诺

她们是东方学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列夫托诺娃和该研究所出版的月刊的主编马洛娃。她们目前正在这里进行文化访问。

伊万诺夫在答问时说，他希望看到所有的大国、譬如美国 and 法国这样的国家，帮助解决国际问题。

这三个人运用熟练的外交技巧回答了一系列政治性问题。当有人问到这前个美国殖民地穷富之间的悬殊是否说明进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时，他只回答说：“你们最好去问

联合国估计世界人口

已过三十四亿

【路透社纽约联合国二十二日电】据联合国估计，一九六七年中期，全世界的人口是三十四亿二千万，比一九五八年中中期增多了五亿一千六百万。包括苏联在内的亚洲，是人口最多的一洲，有十九亿零七百万人。估计其中七亿二千万人口在中国，五亿一千一百万人在印度。

欧洲有四亿五千二百万人。大洋洲人口，只一千八百一十万人。拉丁美洲有二亿五千九百万人，比北美洲多三千九百万。非

参考消息

认为苏修这一罪恶阴谋很难实现

——香港《星島日報》评苏修拼凑「亚洲安全体系」

【法新社巴黎二十六日电】南越政府参加巴黎和谈的代表团团长范登林今天说，谈判表明，共方打算“拒绝进行任何认真

邦克和阮文绍会谈

蓬皮杜在致议会的信中承认

法国面临难题经历“精神危机”

【法新社巴黎二十五日电】下面是共和国总统蓬皮杜给今天下午举行会议的议会的信件：

在议会恢复工作的时候，在我的七年任期开始的时候，我首先向诸位表示致意和信任。

议会将会一致同意对祖国的解放者、戴高乐将军表示应有的赞扬，他在恢复随后拯救了共和国之后，使共和国具有了我国人民一再表示拥护的体制。但愿这种赞扬一直传到自愿退职的戴高乐将军那里，这是全国人民对这位将永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国人表示的感激的证明。

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复兴事业，保证共和国体制的顺利运转。

我考虑，在总理和政府的帮助下，使政府和议会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和有效的关系得到发展。权力和连续性将使议会能够充分行使它的立法权，将使议会能够充分行使它监督政府政策的权利。

这种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国将面临困难的问题。

首先要在尊重我们的同盟情况下维护我们的独

立，同各国人民首先是同欧洲各国人民保持接近和合作，从而把我们的大陆引向政治上的自觉，这种自觉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肯定它的地位和为和平发挥它的作用。

要使法国能够在这一活动中担负起历史和地理赋予它的那一部分责任，法国就必须成为一个现代的、有自信心的国家。我们的国际威信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而且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技术和经济能力以及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这就是说必须保

证国家权力机关的顺利运转、获得真正的经济影响和使一切社会阶级不仅参加努力而且还分享这种努力的成果。

由于我是担任共和国最高职务的第一个大学教授，因此我不能不谈一下我们的大学目前经历的困难。很清楚，革新是必要的，要继续进行甚至加强深刻的改革。同样很清楚，必须在尊重法律、个人自由和教师的权力下逐步进行这种改革。

我再谈谈：我们的文明正经历一场精神危机。

合众社认为戴高乐将继续发挥影响

蓬皮杜已开始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时代

【合众国际社巴黎二十三日电】虽然戴高乐差不多两个月以前就不再当权了，但是戴高乐的影子仍然沉沉地笼罩着他的继承人今晚宣布的内阁。

戴高乐派死硬分子施加了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任命前外交部长德勃雷为国防部长，这个官称比他的前任梅斯梅尔担任的武装部队部长更有权势。

这就保证了德勃雷在内阁决策中拥有梅斯梅尔所没

有的重要的发言权。不管怎样，预料戴高乐将继续发挥影响。

官员们强调指出，德勃雷的官衔是“国务部长”，这是一个专门为他设立的职位，设立这个职位使得国务部长的数目增加到了四个。

他们说，他的管辖范围现在包括了以前从属于总理办公室的国防秘书长，从而使他同蓬皮杜总统直接联系。

经济的改革、科技的加速发展、传统信念和清规的被动摇、风俗习惯的改变，这一切都促使社会走向追求物质进步的狂热竞赛，这一进步看来是无止境的，但是，它提出的需要是无法满足的，也回答不了迷失方向的人类的深切愿望。

世界需要来一次复兴，那些负有责任的——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知识还是精神方面的责任——任何人都无权认为他与此无关。帮助通过自由和他所包括的权利使个人生活重新具有意义，用正义和互相尊重重新赋予集体生活以意义，这是国家、特别是在教育、宣传、文化、改变社会关系等方面必须采取的有深远影响的行动。

【本刊讯】亚丁消息：南也门新内阁总理海赛姆（前译侯赛因——本刊注）二十四日在亚丁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他的第一个政策声明，他说，南也门将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解放了的阿拉伯国家建立朝气蓬勃的关系。它还将加强同友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并同“以苏联为首的友好国家建立发展的和新兴的关系”。它将支持伟大的越南人民和友好的朝鲜人民的反美斗争。它将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和反种族迫害的斗争，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海赛姆在谈到目前阶段的贯彻完成民族解放阶段的纲领的任务时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财政困难和经济困难是革命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确定行动方针以解决英国殖民主义留下来的财政赤字。他接着说，解决经济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大战斗。为了完成经济任务，政府必须：第一，解放民族经济，并在工农业方面奠定物质和生产基础；第二，通过进行土地改革和改变旧的关系的办法来大力发展农村和农业生产；第三，在奉行发展公有经济的方针的同时，鼓励和保护民族资本，鼓励它们建立生产性的工厂，政府将向它们提供一切方便；第四，执行同兄弟和友好国家过去签署的经济计划。

海赛姆在谈到南也门和北也门的关系时说，我们认为，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沙特反动派为首的阿拉伯反动派正在策划的阴谋，目的在于打击革命。我们必须通过南也门革命和北也门的爱国运动的联合斗争来对付这些阴谋。

海赛姆在谈到国际关系时说，作为世界和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同解放了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积极关系。我们必须赞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在我们独立以前和独立以后都对我们的革命给予了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还将加强同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运动的关系。通过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运动的支持，我们必须击败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恢复阿拉伯失去的权利。我们还要肯定，阿拉伯湾的人民武装革命，在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下，肯定会得到解放了的阿拉伯国家的物质和道义支持。

苏丹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抵阿联

【路透社开罗十八日电】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今天从喀土穆抵达这里，以便同纳赛尔总统和阿联官员们就最近政变后的苏丹局势举行会谈。

说将同阿联等阿拉伯国家建立积极关系 同以苏联为首的友好国家建立新的关系 加强同友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

南也门新总理发表政策声明

赫卢要巴勒斯坦游击队撤出黎巴嫩

巴组织发言人表示这个问题不容讨价还价

【本刊讯】大马士革二十四日消息：据《革命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二十一日发表下列声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否认黎巴嫩报纸《生活报》和《明星日报》刊载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已决定从黎巴嫩领土撤走突击队。发言人又说，突击队呆在阿拉伯祖国任何部分的巴勒斯坦边界上的问题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

法塔赫电台《暴风之声》后来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它说：“巴勒斯坦武装革命力量采取的立场是，突击队呆在阿拉伯祖国任何部分的巴勒斯坦边界上的问题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

声明又说，“一个巴勒斯坦的自由战士能够从他有机会和敌人对抗的任何地方撤走吗？”

【美联社贝鲁特二十四日电】黎巴嫩总统赫卢今天明确地要求把阿拉伯游击队赶出黎巴嫩，他说，他们驻在黎巴嫩是招致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进攻的起因。

他的态度再一次使黎巴嫩的两个月之久的政治危机沸腾起来，并且看来将会引起同巴勒斯坦突击队最后摊牌。

黎巴嫩的陆军司令埃米尔·布斯塔尼将军正在旅行，他已经访问过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目的是为了鼓吹这些国家支持赫卢的态度。

赫卢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黎巴嫩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是拒绝在它的领土上容纳游击队的基地和训练场地。赫卢说，将由军事司令部和政府来决定采取什么办法，这些办法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从说服到施加压力”。赫卢指出，若干其他阿拉伯国家已经认识到和敢死队达成协议是无用的，并且已经采取其他解决办法。他列举埃及说，这个国家已经成立了它自己的突击队。同时他还列举了叙利亚，它把突击队派

政府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他连续五年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八年到一九九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七年到二〇〇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八年到二〇〇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四年到二〇一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五年到二〇一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一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一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八年到二〇一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一九年到二〇二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二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一年到二〇二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二年到二〇二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三年到二〇二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四年到二〇二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五年到二〇二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六年到二〇二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七年到二〇二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八年到二〇二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二九年到二〇三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〇年到二〇三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一年到二〇三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二年到二〇三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三年到二〇三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四年到二〇三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五年到二〇三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六年到二〇三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七年到二〇三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八年到二〇三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三九年到二〇四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〇年到二〇四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一年到二〇四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二年到二〇四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三年到二〇四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四年到二〇四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五年到二〇四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六年到二〇四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七年到二〇四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八年到二〇四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四九年到二〇五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〇年到二〇五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一年到二〇五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二年到二〇五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三年到二〇五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四年到二〇五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五年到二〇五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六年到二〇五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七年到二〇五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八年到二〇五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五九年到二〇六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〇年到二〇六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一年到二〇六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二年到二〇六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三年到二〇六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四年到二〇六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五年到二〇六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六年到二〇六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七年到二〇六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八年到二〇六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六九年到二〇七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〇年到二〇七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一年到二〇七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二年到二〇七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三年到二〇七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四年到二〇七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五年到二〇七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六年到二〇七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七年到二〇七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八年到二〇七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七九年到二〇八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〇年到二〇八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一年到二〇八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二年到二〇八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三年到二〇八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四年到二〇八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五年到二〇八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六年到二〇八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七年到二〇八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八年到二〇八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八九年到二〇九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〇年到二〇九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一年到二〇九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二年到二〇九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三年到二〇九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四年到二〇九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五年到二〇九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六年到二〇九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七年到二〇九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八年到二〇九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〇九九年到二一〇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〇年到二一〇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年到二一〇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年到二一〇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年到二一〇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年到二一〇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年到二一〇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年到二一〇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年到二一〇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年到二一〇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年到二一〇一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〇年到二一〇一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一年到二一〇一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二年到二一〇一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三年到二一〇一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四年到二一〇一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五年到二一〇一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六年到二一〇一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七年到二一〇一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八年到二一〇一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九年到二一〇二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〇年到二一〇二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一年到二一〇二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二年到二一〇二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三年到二一〇二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四年到二一〇二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五年到二一〇二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六年到二一〇二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七年到二一〇二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八年到二一〇二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九年到二一〇三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〇年到二一〇三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一年到二一〇三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二年到二一〇三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三年到二一〇三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四年到二一〇三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五年到二一〇三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六年到二一〇三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七年到二一〇三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八年到二一〇三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九年到二一〇四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〇年到二一〇四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一年到二一〇四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二年到二一〇四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三年到二一〇四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四年到二一〇四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五年到二一〇四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六年到二一〇四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七年到二一〇四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八年到二一〇四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九年到二一〇五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〇年到二一〇五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一年到二一〇五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二年到二一〇五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三年到二一〇五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四年到二一〇五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五年到二一〇五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六年到二一〇五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七年到二一〇五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八年到二一〇五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九年到二一〇六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〇年到二一〇六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一年到二一〇六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二年到二一〇六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三年到二一〇六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四年到二一〇六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五年到二一〇六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六年到二一〇六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七年到二一〇六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八年到二一〇六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九年到二一〇七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〇年到二一〇七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一年到二一〇七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二年到二一〇七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三年到二一〇七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四年到二一〇七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五年到二一〇七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六年到二一〇七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七年到二一〇七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八年到二一〇七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九年到二一〇八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〇年到二一〇八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一年到二一〇八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二年到二一〇八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三年到二一〇八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四年到二一〇八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五年到二一〇八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六年到二一〇八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七年到二一〇八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八年到二一〇八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九年到二一〇九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〇年到二一〇九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一年到二一〇九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二年到二一〇九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三年到二一〇九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四年到二一〇九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五年到二一〇九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六年到二一〇九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七年到二一〇九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八年到二一〇九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九年到二一〇一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〇年到二一〇一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一年到二一〇一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二年到二一〇一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三年到二一〇一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四年到二一〇一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五年到二一〇一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六年到二一〇一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七年到二一〇一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八年到二一〇一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九年到二一〇二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〇年到二一〇二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一年到二一〇二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二年到二一〇二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三年到二一〇二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四年到二一〇二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五年到二一〇二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六年到二一〇二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七年到二一〇二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八年到二一〇二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九年到二一〇三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〇年到二一〇三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一年到二一〇三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二年到二一〇三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三年到二一〇三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四年到二一〇三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五年到二一〇三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六年到二一〇三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七年到二一〇三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八年到二一〇三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九年到二一〇四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〇年到二一〇四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一年到二一〇四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二年到二一〇四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三年到二一〇四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四年到二一〇四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五年到二一〇四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六年到二一〇四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七年到二一〇四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八年到二一〇四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九年到二一〇五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〇年到二一〇五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一年到二一〇五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二年到二一〇五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三年到二一〇五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四年到二一〇五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五年到二一〇五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六年到二一〇五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七年到二一〇五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八年到二一〇五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九年到二一〇六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〇年到二一〇六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一年到二一〇六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二年到二一〇六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三年到二一〇六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四年到二一〇六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五年到二一〇六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六年到二一〇六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七年到二一〇六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八年到二一〇六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九年到二一〇七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〇年到二一〇七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一年到二一〇七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二年到二一〇七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三年到二一〇七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四年到二一〇七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五年到二一〇七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六年到二一〇七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七年到二一〇七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八年到二一〇七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九年到二一〇八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〇年到二一〇八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一年到二一〇八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二年到二一〇八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三年到二一〇八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四年到二一〇八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五年到二一〇八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六年到二一〇八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七年到二一〇八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八年到二一〇八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九年到二一〇九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〇年到二一〇九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一年到二一〇九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二年到二一〇九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三年到二一〇九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四年到二一〇九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五年到二一〇九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六年到二一〇九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七年到二一〇九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八年到二一〇九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九年到二一〇一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〇年到二一〇一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一年到二一〇一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二年到二一〇一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三年到二一〇一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四年到二一〇一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五年到二一〇一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六年到二一〇一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七年到二一〇一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八年到二一〇一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九年到二一〇二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〇年到二一〇二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一年到二一〇二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二年到二一〇二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三年到二一〇二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四年到二一〇二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五年到二一〇二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六年到二一〇二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七年到二一〇二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八年到二一〇二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九年到二一〇三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〇年到二一〇三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一年到二一〇三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二年到二一〇三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三年到二一〇三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四年到二一〇三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五年到二一〇三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六年到二一〇三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七年到二一〇三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八年到二一〇三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三九年到二一〇四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〇年到二一〇四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一年到二一〇四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二年到二一〇四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三年到二一〇四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四年到二一〇四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五年到二一〇四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六年到二一〇四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七年到二一〇四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八年到二一〇四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四九年到二一〇五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〇年到二一〇五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一年到二一〇五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二年到二一〇五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三年到二一〇五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四年到二一〇五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五年到二一〇五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六年到二一〇五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七年到二一〇五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八年到二一〇五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五九年到二一〇六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〇年到二一〇六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一年到二一〇六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二年到二一〇六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三年到二一〇六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四年到二一〇六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五年到二一〇六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六年到二一〇六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七年到二一〇六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八年到二一〇六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六九年到二一〇七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〇年到二一〇七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一年到二一〇七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二年到二一〇七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三年到二一〇七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四年到二一〇七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五年到二一〇七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六年到二一〇七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七年到二一〇七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八年到二一〇七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七九年到二一〇八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〇年到二一〇八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一年到二一〇八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二年到二一〇八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三年到二一〇八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四年到二一〇八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五年到二一〇八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六年到二一〇八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七年到二一〇八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八年到二一〇八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八九年到二一〇九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〇年到二一〇九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一年到二一〇九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二年到二一〇九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三年到二一〇九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四年到二一〇九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五年到二一〇九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六年到二一〇九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七年到二一〇九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八年到二一〇九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九九年到二一〇一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〇年到二一〇一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一年到二一〇一二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二年到二一〇一三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三年到二一〇一四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四年到二一〇一五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五年到二一〇一六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六年到二一〇一七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七年到二一〇一八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八年到二一〇一九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一九年到二一〇二〇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二〇年到二一〇二一年，他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他在二一〇

美《时代》周刊载文供认

美通货膨胀经济衰退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日转载美国《时代》周刊二十日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是一个沮丧的国家，但不都是归咎越南战争、种族矛盾、院校骚动和街上犯罪所造成的情况。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已被国家紧张的另一个主要根源弄得非常困惑，这个根源就是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快的速度。美国货币（美元）的价值正在惊人地下降。在过去三十年内，美元的价值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二。一九五八年的一块美元，现在只值七十九分了，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多赚百分之二十六（以纳税后收入计算），才能买到同样的东西。今年以来，美元的购买力，更是急剧地下降。一月间取得的一块美元，现在只值九十六分了，同时，以目前的物价上涨速度推算，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大约将只值九十二分了。

通货膨胀已使整个美国经济出现畸形现象，它促使政府加税，减少社会计划开支，并减少资金的供应。其结果之一是利率

爬到一百年来最高水平，把混乱散发到各个金融市场，把不安散发到各个公司的董事会。企业家黯淡地预料利润可能减慢。消费者感到财政紧张，对于物价飞涨感到愤怒。总统尼克松最近说，对抗通货膨胀，已成为头号重要问题。他的经济学家，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克的领导下，正在指挥某种微妙的努力，企图逐渐抑制通货膨胀而又避免尼克松深为恐慌的经济衰退。

但是，紧缩银根，税务争论以及管制的谈论，都使得投资商对于前途非常紧张。因此，纽约股票市场在上星期五天交易中，有四天跌价，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总共下跌了三十点，跌到八九五点。至此，在过去四个星期内，道琼斯指数已下跌了七十二点，即跌了百分之七，目前达到去年八月以来的最低价。来自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各个讯号都表示，美国经济今后将面临着更多的紧张，更大的牺牲和更难的决定。

【纽约时报新闻社克

利夫兰二十八日电】苏兹贝格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外事务：物价和政策》，摘要如下：

美国经济由于越南战争结束而得到的好处将比较小。除非到实现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时另一场战争——反对通货膨胀的战争——能得到胜利。美国现在每年用于这场冲突的钱大体上在三百亿到三百五十亿美元之间，从理论上估计，一旦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不管何时达成），最后可以把这一大笔钱中的一半节省下来。

但是人们并不幻想，在停火以后就能立即开始把这样大量的钱节省下来。把军队运回国的费用和其他收尾费用将很大，财政部估计在实现和平的第一个财政年度中用于越南的预算只能节省十亿到二十亿美元。

实际的节省只能根据美元的实际价值来衡量。如果在这场东南亚战争结束时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不能取得很大成功，那末节省下的钱将在很大程度上因国防预算的其他部分不得不增加而抵消，因为

通货膨胀在五角大楼造成的损失极大。

如果在越南问题解决以前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只是为了维持人员而需要的预算就会大大增加。三百三十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缠绕在五角大楼的脖子上的一根永久的绳索；它只会缠得更紧。这不包括用于重型武器、用于研究和发展的其他迫切需要的武器的一分钱。

霍顿谈美在越越

战争中的费用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八日电】（记者：霍顿）越战的费用很快将达到一千亿美元。

政府的数字表明，一九七〇年度的国防预算又将在官方承认的一九六五年以来的开支上加上二百五十四亿美元，使这场战争的代价增加到一千零八十二亿美元。

美国在打了三十七个月后的朝鲜战争中的开支是大约一百八十亿美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开支是大约每天二亿五千万美元。

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少在财政、经济和工业方面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舒茨访问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强调，但还不是公开强调把西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结起来的联系。

波兰想从它对东德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工业从属性中解放出来。波兰人希望把他们同西欧的贸易增加一倍，他们特别指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完成他们的五年计划（在明年年底到期）。

柏林“世界和平大会”收场

合众社说会议上对苏修便捷和中东问题发生分歧

【南通社柏林二十四日电】今天下午在这里结束的世界和平大会发表了一个呼吁书，呼吁各国人民为了巩固和平和反对各种形式的侵略和压迫而斗争。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五十六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各国的三百二十个组织的代表团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个人，南斯拉夫和平联盟的一个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今天通过了一项关于越南问题的决议，它呼吁各国人民和世界上各国的国内组织和国际组织

【美联社巴塞尔九日电】国际清算银行今天对世界货币体系的情况做出了不祥的预告。

国际清算银行在第十九次的长达一百八十九页的年度报告中发表了它对前景的看法。

报告说，国际货币体系将显然继续“在多少有些不明确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它又说，尚不明确的是，不好的货币是否将赶走好的货币，不好的货币究竟是哪一种：是黄金、美元还是新的特别提款权——即今年可能首次发行的“纸面黄金”。

报告说，从根本上来说，一九六八年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减弱了：除了外国人异乎寻常的投资数目以外，流出的货币多于流入的货币。它又说，趋于停滞的美国经济将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得到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无法肯定，因为通货膨胀已使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了。

它说，西德、日本和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

它说，“因此，美国官方对国际收支状况的意见一直不是乐观的便是可以理解的”。

国际清算银行预见到，西德的出口将继续大大超过进口，这种情况造成了使德国马克增值的压力，以期使西德的出口商品昂贵，进口便宜。但是报告又说，这样造成的顺差可以由西德向国外放款的办法来抵销。

报告说，英国在使它的出口超过进口从而压低其预算方面一直是缓慢的。

关于法国，报告说：“今后几个月内，形势将是不顺当的。”

报告接着说，如果工资下降，生产率上升。对价格的压力将会开始减小，但是仍然有这样的前景：目前法国的国际帐目“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将会出现较大的赤字。

报告列举了这四国——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认为它们是世界货币状况“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报告说，虽然世界储备在一九六七——六八年这段时期增加了二十亿美元，但是这种增加是由于货币方面的混乱状况造成的。它指出，这些资产也造成了负债，这是债权国所不会忽视的。

报告指出，一九六八年的世界出口第一次超过了两千亿美元，比过去十年的数字大一倍多。这一年的增长异乎寻常地高达百分之十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和西德大量增加出口的结果。

这一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欧洲美元贷款总数扩大到二百五十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是欧洲美元基本价格的公认来源。

报告最后说，如果唯一的目的是扩大生产，那么这一年的做法还是有价值的。但是它把物价的上涨，特别是美国物价的上涨叫做“记录上的一个污点”。它又说，美国的对外经济问题只靠停止通货膨胀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在通货膨胀开始之前它的国际帐目就一直是有赤字的。

西德野心勃勃企图在东欧推行“马歇尔计划”

外报说波修乞求同西德“更密切合作”，西德官员在去波兰活动后提出了“援助”计划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二十五日登载一篇报道，题为《德国打算给东欧提供经济援助》，摘要如下：

西德经济部向基辛格总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件，文件阐述了与波兰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这项文件的最野心勃勃的鼓吹者说，这种合作可以采取一种援助东欧的马歇尔计划的形式。

这个文件是在经济部国务秘书阿恩特应波兰邀请出人意外地访问波兰

博览会以后拟定的。但是据悉，这些建议也适用于其它东欧国家。这项文件认为，波兰愿意接受西德的资本、技术和投资援助。

阿恩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合作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他还表示，苏联现在承认，它没有能力独力供应东欧各国以必需的技术援助。

西德经济部指出东欧和苏联政策的这种改变开始于三月间华沙会议后发表的布达佩斯宣言。这个

宣言中的一段提到“通过东西方的联合努力来完成在同整个欧洲大陆人民的福利有直接关系的动力工程、交通、水域和空域以及医疗卫生方面的重大建设工程。”

自从那次华沙条约会议以来，波兰对西德的政治态度也已有所软化：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已主张就奥得—尼斯线达成一项“暂时协议”。这在满足德国的异议方面走了一些路。德国的异议是：疆界只能作为总的和约一部分来最后解决。

【本刊讯】瑞士《自由报》二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波恩将帮助华沙实现五年计划》，摘要如下：

在十天之内，西德有两位官员去波兰，特别是来到波兰国际博览会和波兰。第一人是波恩经济部国务秘书阿恩特，第二人是西柏林市长舒茨。阿恩特的访问是特别是工业和经济性质的；舒茨的访问是政治性的，但两者是互相补充的。

波兰渴望着和波恩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而波恩尽管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却相信华沙政府能够把西

苏修又向法开放其领空

法机将经西伯利亚到东京

【德新社巴黎十日电】法国运输部长让·夏芒和苏联民用航空部长洛吉诺夫将军今天签订一项法国巴黎—东京航线经过莫斯科的协议。

新的航线将在一九七一年大阪世界展览会开幕

苏越开辟一条新航空线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苏联塔斯社今天宣布，开辟了一条新的莫斯科和河内之间航空线。

根据上周在河内缔结的协定，苏联的飞机将不经过中国的领空，而从莫斯科经飞行飞往格什干、卡拉

会”昨天在东柏林结束了四天的会议，会议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据说代表一百零一个国家的二千一百零二名代表对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也产生了分歧。

分歧十分大，以致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也被突然取消了。

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者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侵犯国家主权、是破坏和平的行动。

阮氏萍访德结束后抵捷访问

【塔斯社柏林二十五日电】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塔斯社布拉格二十

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昨天离开世界和平大会，沿途抵达

美《时代》周刊载文供认

美通货膨胀经济衰退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日转载美国《时代》周刊二十日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是一个沮丧的国家，但不都是归咎越南战争、种族矛盾、院校骚动和街上犯罪所造成的情况。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已被国家紧张的另一个主要根源弄得非常困惑，这个根源就是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快的速度。美国货币（美元）的价值正在惊人地下降。在过去三十年内，美元的价值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二。一九五八年的一块美元，现在只值七十九分了，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多赚百分之二十六（以纳税后收入计算），才能买到同样的东西。今年以来，美元的购买力，更是急剧地下降。一月间取得的一块美元，现在只值九十六分了，同时，以目前的物价上涨速度推算，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大约将只值九十二分了。

通货膨胀已使整个美国经济出现畸形现象，它促使政府加税，减少社会计划开支，并减少资金的供应。其结果之一是利率

爬到一百年来最高水平，把混乱散发到各个金融市场，把不安散发到各个公司的董事会。企业家黯淡地预料利润可能减慢。消费者感到财政紧张，对于物价飞涨感到愤怒。总统尼克松最近说，对抗通货膨胀，已成为头号重要问题。他的经济学家，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克的领导下，正在指挥某种微妙的努力，企图逐渐抑制通货膨胀而又避免尼克松深为恐慌的经济衰退。

但是，紧缩银根，税务争论以及管制的谈论，都使得投资商对于前途非常紧张。因此，纽约股票市场在上星期五天交易中，有四天跌价，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总共下跌了三十点，跌到八九五点。至此，在过去四个星期内，道琼斯指数已下跌了七十二点，即跌了百分之七，目前达到去年八月以来的最低价。来自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各个讯号都表示，美国经济今后将面临着更多的紧张，更大的牺牲和更难的决定。

【纽约时报新闻社克

利夫兰二十八日电】苏兹贝格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外事务：物价和政策》，摘要如下：

美国经济由于越南战争结束而得到的好处将比较小。除非到实现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时另一场战争——反对通货膨胀的战争——能得到胜利。美国现在每年用于这场冲突的钱大体上在三百亿到三百五十亿美元之间，从理论上估计，一旦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不管何时达成），最后可以把这一大笔钱中的一半节省下来。

但是人们并不幻想，在停火以后就能立即开始把这样大量的钱节省下来。把军队运回国的费用和其他收尾费用将很大，财政部估计在实现和平的第一个财政年度中用于越南的预算只能节省十亿到二十亿美元。

实际的节省只能根据美元的实际价值来衡量。如果在这场东南亚战争结束时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不能取得很大成功，那末节省下的钱将在很大程度上因国防预算的其他部分不得不增加而抵消，因为

通货膨胀在五角大楼造成的损失极大。

如果在越南问题解决以前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只是为了维持人员而需要的预算就会大大增加。三百三十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缠绕在五角大楼的脖子上的一根永久的绳索；它只会缠得更紧。这不包括用于重型武器、用于研究和发展的其他迫切需要的武器的一分钱。

霍顿谈美在越越

战争中的费用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八日电】（记者：霍顿）越战的费用很快将达到一千亿美元。

政府的数字表明，一九七〇年度的国防预算又将在官方承认的一九六五年以来的开支上加上二百五十四亿美元，使这场战争的代价增加到一千零八十二亿美元。

美国在打了三十七个月后的朝鲜战争中的开支是大约一百八十亿美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开支是大约每天二亿五千万美元。

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少在财政、经济和工业方面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舒茨访问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强调，但还不是公开强调把西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结起来的联系。

波兰想从它对东德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工业从属性中解放出来。波兰人希望把他们同西欧的贸易增加一倍，他们特别指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完成他们的五年计划（在明年年底到期）。

柏林“世界和平大会”收场

合众社说会议上对苏修便捷和中东问题发生分歧

【南通社柏林二十四日电】今天下午在这里结束的世界和平大会发表了一个呼吁书，呼吁各国人民为了巩固和平和反对各种形式的侵略和压迫而斗争。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五十六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各国的三百二十个组织的代表团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个人，南斯拉夫和平联盟的一个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今天通过了一项关于越南问题的决议，它呼吁各国人民和世界上各国的国内组织和国际组织

【美联社巴塞尔九日电】国际清算银行今天对世界货币体系的情况做出了不祥的预告。

国际清算银行在第十九次的长达一百八十九页的年度报告中发表了它对前景的看法。

报告说，国际货币体系将显然继续“在多少有些不明确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它又说，尚不明确的是，不好的货币是否将赶走好的货币，不好的货币究竟是哪一种：是黄金、美元还是新的特别提款权——即今年可能首次发行的“纸面黄金”。

报告说，从根本上来说，一九六八年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减弱了：除了外国人异乎寻常的投资数目以外，流出的货币多于流入的货币。它又说，趋于停滞的美国经济将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得到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无法肯定，因为通货膨胀已使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了。

它说，西德、日本和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

它说，“因此，美国官方对国际收支状况的意见一直不是乐观的便是可以理解的”。

国际清算银行预见到，西德的出口将继续大大超过进口，这种情况造成了使德国马克增值的压力，以期使西德的出口商品昂贵，进口便宜。但是报告又说，这样造成的顺差可以由西德向国外放款的办法来抵销。

报告说，英国在使它的出口超过进口从而压低其预算方面一直是缓慢的。

关于法国，报告说：“今后几个月内，形势将是不顺当的。”

报告接着说，如果工资下降，生产率上升。对价格的压力将会开始减小，但是仍然有这样的前景：目前法国的国际帐目“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将会出现较大的赤字。

报告列举了这四国——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认为它们是世界货币状况“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报告说，虽然世界储备在一九六七——六八年这段时期增加了二十亿美元，但是这种增加是由于货币方面的混乱状况造成的。它指出，这些资产也造成了负债，这是债权国所不会忽视的。

报告指出，一九六八年的世界出口第一次超过了两千亿美元，比过去十年的数字大一倍多。这一年的增长异乎寻常地高达百分之十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和西德大量增加出口的结果。

这一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欧洲美元贷款总数扩大到二百五十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是欧洲美元基本价格的公认来源。

报告最后说，如果唯一的目的是扩大生产，那么这一年的做法还是有价值的。但是它把物价的上涨，特别是美国物价的上涨叫做“记录上的一个污点”。它又说，美国的对外经济问题只靠停止通货膨胀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在通货膨胀开始之前它的国际帐目就一直是有赤字的。

西德野心勃勃企图在东欧推行“马歇尔计划”

外报说波修乞求同西德“更密切合作”，西德官员在去波兰活动后提出了“援助”计划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二十五日登载一篇报道，题为《德国打算给东欧提供经济援助》，摘要如下：

西德经济部向基辛格总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件，文件阐述了与波兰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这项文件的最野心勃勃的鼓吹者说，这种合作可以采取一种援助东欧的马歇尔计划的形式。

这个文件是在经济部国务秘书阿恩特应波兰邀请出人意外地访问波兰南

博览会以后拟定的。但是据悉，这些建议也适用于其它东欧国家。这项文件认为，波兰愿意接受西德的资本、技术和投资援助。

阿恩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合作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他还表示，苏联现在承认，它没有能力独力供应东欧各国以必需的技术援助。

西德经济部指出东欧和苏联政策的这种改变开始于三月间华沙会议后发表的布达佩斯宣言。这个

宣言中的一段提到“通过东西方的联合努力来完成在同整个欧洲大陆人民的福利有直接关系的动力工程、交通、水域和空域以及医疗卫生方面的重大建设工程。”

自从那次华沙条约会议以来，波兰对西德的政治态度也已有所软化：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已主张就奥得—尼斯线达成一项“暂时协议”。这在满足德国的异议方面走了一些路。德国的异议是：疆界只能作为总的和约一部分来最后解决。

【本刊讯】瑞士《自由报》二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波恩将帮助华沙实现五年计划》，摘要如下：

在十天之内，西德有两位官员去波兰，特别是来到波兰南国际博览会和波兰。第一人是波恩经济部国务秘书阿恩特，第二人是西柏林市长舒茨。阿恩特的访问是特别是工业和经济性质的；舒茨的访问是政治性的，但两者是互相补充的。

波兰渴望着和波恩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而波恩尽管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却相信华沙政府能够把西

苏修又向法开放其领空

法机将经西伯利亚到东京

【德新社巴黎十日电】法国运输部长让·夏芒和苏联民用航空部长洛吉诺夫将军今天签订一项法国巴黎—东京航线经过莫斯科的协议。

新的航线将在一九七一年大阪世界展览会开幕

苏越开辟一条新航空线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苏联塔斯社今天宣布，开辟了一条新的莫斯科和河内之间航空线。

根据上周在河内缔结的协定，苏联的飞机将不经过中国的领空，而从莫斯科经飞行飞往格什干、卡拉

会”昨天在东柏林结束了四天的会议，会议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据说代表一百零一个国家的二千一百零二名代表对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也产生了分歧。

分歧十分大，以致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也被突然取消了。

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者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侵犯国家主权、是破坏和平的行动。

阮氏萍访德结束后抵捷访问

【塔斯社柏林二十五日电】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昨天离开

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昨天离开

【塔斯社布拉格二十

世界和平大会，沿途抵达